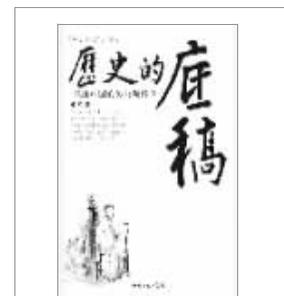


失了手的警察头子

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总理，死得不明不白，成了千古之谜。不过，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，对于警察来说，不明不白的死，也是应有之义，不算太奇怪。辛丑议和之后，列强欺负中国人，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，袁世凯灵机一动，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，负责人就是赵秉钧。后来，朝廷新政，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，赵秉钧水涨船高，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，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。辛亥革命之后，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，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。

赵秉钧很有意思，说他的姓，是百家姓上第一名，说起名，是天子脚下第一人（秉国之钧），排行是老大，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日第一时，其实个中的真伪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。这位书僮出身的人物，身世早已无考，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将之拔于草莽的，一直是袁世凯夹袋中的智囊式人物，深受袁的信任。赵秉钧的也很能干，在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度里，从无到有，制度、规则、训练，把个警务建设搞得井井有条。几年下来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惊奇地发现，北京的大街上，警察居然帮一个推粪车的老乡将翻倒的车抬起来。他惊叹道：在过去，你能想像这种事吗？

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秉钧，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的内阁总理。这是因为第一任的总理唐绍仪，虽然也是袁世凯的夹袋中的人物，但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，多少



史海钩沉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，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，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，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，把晚清到民国有关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：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，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染了美国民主的毒，因此跟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起，只好自己开溜。遗下的位置，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，老实巴交的职业外交官陆征祥过渡了几天之后，昔日的警察头子就变成了总理。

做了总理的赵秉钧，做的事情还像是警察，而且是不好的警察——秘密警察。当时，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人，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宋教仁，特别热衷于通过国会的选举，获得议会多数，从

而组建政党内阁，再次掌权。为了这个目的，革命党人拼命扩大组织，吞并小党，拉人入伙，拼凑了一个大党——国民党。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象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对“党”一窍不通的赵秉钧，居然一拉就动，肯欣然加入。于是，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，好了，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！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，乐不可支。可是，过了一段，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，根本不听党的话，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，心里未免凉了半截。

第一届国会选举，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，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，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。宋教仁踌躇满志，准备进京做总理了。没想到，半路杀出个武士英，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，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。消息传开，举国震动，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，务必缉拿凶手，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，结果还真的查出了凶手，一步步追上去，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，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。就这样，赵秉钧有了嫌疑，然后，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，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，最后，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。

行刺宋教仁这件事，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，而是底下的人，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，自作主张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，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，连中央首长做的案，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。

被遗忘的孩子

那是我当电影导演以后的事了。

在日本剧场看稻垣浩先生（稻垣浩，日本著名导演，日本早期电影的奠基人之一。代表作有影片《宫本武藏》、《无法松的一生》）。描写弱智儿童的影片《被遗忘的孩子们》，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，场景是学校的教室，孩子们都在听课，可是只有一个学生的课桌离开大家的行列，单独坐在一旁随便玩他自己的。

我看着看着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忧郁感，同时不由得心慌意乱，再也坐不下去了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孩子。他是谁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：那是我呀！想到这儿，我立刻站起来去了走廊，坐到那里的沙发上。我想可能是出现脑供血不足的征兆，便躺了下来。剧场的女事务员颇为担心地走到我跟前，问：“您怎么啦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。”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，但一阵恶心，简直要吐出来。结果，她叫了辆车把我送回家。

那么，那时候我为什么情绪不好呢？原因是一看《被遗忘的孩子们》，就想起了那些不愿回忆的、令人不快的事。

我上森村小学一年级时，觉得学校这种地方对我来说纯粹是监狱。在教室里，我只感到痛苦和难受，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一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家里陪我上学的人，看着他在走廊上来回踱步。

回想过去，我还没到弱智儿童那种程度，但是智力发育很晚却是无可否认的。老师说的东西我根本不懂，只好自己玩自己的，结果老师把我的桌椅挪到远离大家的地方，把我



人物传记

「巨」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，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，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，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，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，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，娓娓道来。

当做需要特殊对待的学生看待。上课的老师常常朝我这边望着说：“这个，黑泽君大概不懂吧？”

或者是：“这对黑泽君来说是很难回答的啦。”

每当此时，我看到别的孩子们都望着我这边嘿嘿窃笑，心里非常难受。然而更伤心的是，果真如老师所说，我的确不懂老师讲的究竟是什么。

早晨上朝会，老师一喊立正口令，一会儿工夫我准扑通一声跌倒。好像是一听到喊立

正我就紧张，以至晕倒。这样我就被抬到医务室去，放在病床上，然后护士走来俯身瞧着我。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——

下雨天，我们在室内做抛球游戏。球朝我飞来，可是我却接不住。大概同学们觉得这很有趣，所以他们拼命地拿球砸我，常常砸得我疼，而且让人心里不痛快。于是，我把砸到我身上的球拾起来，扔到室外雨地里。

“干什么！”老师大声怒斥我。

现在我当然懂得老师发火的原因，可那时我还不明白。我把砸得我心烦的球拾起来扔出去，这有什么不对？

就这样，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段时期，我简直就像在地狱受罪一般。

现在看来，只按着老规矩行事，把智力发展较迟的孩子送进学校，简直是罪恶行动。

因为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，既有五岁时就像七岁那么聪明的孩子，但是也有虽然七岁却只有五岁智力水平的孩子。智力的发展有快有慢，一年有一年的水平，那种僵死的规定完全是错误的。

写到这里我很激动，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是那么呆头呆脑。学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，所以为了这样的孩子不由得把我这段生活写了下来。

据我的记忆，仿佛突然刮来一阵风一般，吹散了我脑子里处于迷茫状态的雾。我的智力清醒过来，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之后，转校上了黑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

我记得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像 pan-focus（泛焦，摄影技术专用名词，即画面内一定范围内景物全部清晰）那样，和从前截然不同了。

一罐可乐

王琴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是欺负你——我跟你讲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我要考大学，将来找个好工作赚大钱，把我爸爸的病治好。等我赚了钱，我一定会把学费还给你的。真的，我保证不骗你。”

刘芳芳嘿嘿一声：“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骗我，反正我是不会再理睬你了——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也没有你们老师说得那么伟大，我实在给你逼得吃不消了，才把钱给你的。这三千块钱已经要了我的老命了，我心疼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你晓不晓得？嘿，要我再拿钱出来，你干脆杀了我算了！”

王琴不作声，低头摆弄衣角。“那，我写借条给你好不好？”她轻声道。

刘芳芳皱眉道：“写借条也不行——真是的，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缠着我呢，你这个精力，去找市长要钱啊，或者找那些董事长总经理，他们有的是钱——你何苦一定要难为我这种穷光蛋呢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”

刘芳芳说到这里，又气又恨：“你是打定了主意要欺负我，对吧？”

王琴使劲地摇了摇头。刘芳芳朝她看看，叹了口气，换了个坐姿，不自觉地把手指伸进候车椅上的小洞里。王琴去拽她的袖管。刘芳芳甩开了，心想，这个小姑娘还真是讨厌。

一会儿，车子来了，刘芳芳忙不迭地要站起来。谁料手指嵌在小洞里，竟然拔不出来。她使劲一拔，手指被钢边磨得生疼生疼，反而嵌得更深了。

刘芳芳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开走。王琴说：“阿姨，你别动，越动越疼。”刘芳芳急

都市小说

滕肖澜著

人民文学杂志友情推荐



搬运工葛大海在下班的途中，撞上电线杆，当场死亡，留下下岗的妻子刘芳芳和正在上学的儿子葛小江。铁道局领导送来了五万元赔偿金。在要好的邻居建议下，刘芳芳向丈夫单位的马副总讨要更多的赔偿金。这时，丈夫生前资助的女孩王琴走进了刘芳芳家，问她讨要学费。一场拉锯战由此展开……

滕肖澜著

人民文学杂志友情推荐

道：“不动怎么办，一直嵌着啊？”王琴低下身子，看了看，说：“洞口太窄，不可能拔出来的，只有打110了。”刘芳芳坐在长椅上，手指嵌在小洞里，额头上都是汗。旁边经过的人见了，都朝她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，然后笑笑。刘芳芳涨红了脸，却又不敢动，生怕嵌得更深。一会儿，王琴打完电话回来，说：“救援的人已经出来了，半小时就能到。”

刘芳芳皱着眉头，坐着。王琴问她：“阿姨你肚子饿

不饿？”刘芳芳摇摇头。王琴又问：“渴不渴？”刘芳芳是有些渴了，便不说话。王琴从书包里拿出一罐可乐，打开递到刘芳芳手里。

刘芳芳喝了一口，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王琴一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：“不用谢——这还是上次你给我喝的，我一直不舍得喝，留着。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。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掏出手绢，给刘芳芳擦拭额头上的汗。刘芳芳下意识一让。她扑了空。刘芳芳朝她看，掩饰道：“这个——我脸上脏。”

王琴笑道：“脏所以才要擦呀。不过阿姨你的脸一点也不脏——皮肤这么好，又白又嫩，像刚做好的豆腐。”刘芳芳嘿嘿一声：“你这个小姑娘啊，说得好听点，叫门槛精；说得难听点，就是不择手段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什么话都讲得出。你啊，要是走正路还没什么，万一哪天交了坏朋友，轧了坏道，到歪路上去，那就真的事情大了，不可收拾了。”

王琴笑笑，看着刘芳芳手里的可乐。忽道：“阿姨，可乐好喝吗？”

刘芳芳一愣：“怎么，你没喝过？”

王琴说：“以前喝过一次，都忘了什么味道了。”刘芳芳瞥见她滑雪衫袖口的两个补丁，缝得很粗糙，应该是她自己缝的。刘芳芳看着，想到这女孩虽然举动令人生厌，但实在也有些可怜。刘芳芳沉吟着，道：“有机会我送你一箱可乐。”

王琴听了，忙道：“我不要可乐，你折成现金给我好了。”刘芳芳觉得这话很不顺耳，摇头道：“我只送可乐，现金不送。”

恩里克是母亲的初恋

母亲一直不停地讲述旅行，把惊喜留在了晚饭的时候。

当她跟我说“恩里克是我的初恋，我最爱的人”时，我目瞪口呆。

“但是恩里克，他不是……”“同性恋。”她定义道。“是的，就是啊，”我有点语无伦次了，“可是他有个儿子……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始讲了下面的故事：

“你知道的，博纳普拉塔家族和科尔家族之间世代都有一种十分紧密的联系。19世纪末的时候我的爷爷和恩里克的爷爷一起参加了加茨俱乐部，然后他们的这种友谊就延续到了我们的父辈……”

“有一天，当我下结论恩里克肯定是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后，我审问他前一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，他告诉我他非常爱我，向我坦白了他的同性恋身份，但还是接受我的亲呢，我则给他布下一个陷阱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后悔的事。一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家里，我要他来找我，然后找了个借口让他到我的房间来。就在那里，嗯，我们做爱了。”

“他抵抗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抵抗了，我当时简直是疯了，就是希望他可以让我怀孕。”

“你跟你爱的男人做了爱，”我试图去安慰她，“这有什么错呢？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”

“有一天我得知，他竟然跟一个女人住在了一起。恩里克把我约出来告诉我阿丽西娅跟他住在一起，过着同样类型的生活，而且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。所有人，包括恩里克在内，都认为我们的分手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丝怨恨。但是，对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，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，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，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，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于我却是永远的痛……我认识了你的爸爸，于是我们就结婚了。”

“那是九月初的时候。你还是个小女孩，那天我正在收拾避暑的屋子，看见天上暴风雨了，知道你正在海滩上玩，拿起了两块毛巾和雨伞去找你。我在一堆岩石的洞穴中，找到了一对躲着的恋人。我可以认得出是你和奥里奥。”母亲接着说。

我瞠目结舌，不能相信那段如此亲密的回忆，竟然通过某种方式跟母亲一起共享了

这么多年。“奥里奥不是一个普通的到处野跑的傻小子，我觉得他跟他父亲很像……”她稍稍停顿了一下，“在他的性取向方面。”“那只是你的臆测，没有根据。”我争辩道。“没有，我没有弄错。我感到恐惧的是，在我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竟然在你身上重现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决定离开并且永远都不再回来。”“但是你没有权利……”

母亲在巴塞罗那又呆了三天，突然给了我们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。“这里是一张圣母图的X射线照片，”她给我们拿出了一张巨大的信封，里面装着那张照片：“你的朋友莎伦帮着弄的，我把它交给你们，满心希望你们能够找到恩里克的宝藏。”

我小心地把信封打开，在圣母脚下找着那几个字母：“它在一个”。

“你想看看一艘大帆船吗？”奥里奥问我说。

“一艘帆船？”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。我的记忆中大帆船在那册读过的文稿中出现过。

“是的，一艘大帆船，就是那个圣殿骑士团的阿纳伍船夫驾驶的那种航海工具。”

那是一艘很大的木船，摆在一个古老建筑的一边，这个大房子的拱门很高，是巴塞罗那的那种老式船坞。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海洋博物馆。“它是那个时代海上最快的船。”奥里奥给我讲解着。我们头顶上的一个屏幕，播放着一些视听记录，重现那些苦役犯划船的场景。

那时突然脑子里冒出些东西，让我突然注意到我的戒指，我想，“又是那枚戒指在作怪。”